

寻行数墨

韩羽

看“西湖七月半”

约定俗成，正月十五看灯，八月十五看月；西湖性急，迫不及待，七月十五看月。而杭人“避月如仇”，于是有了张岱的《西湖七月半》，又于是“一无可看，止可看‘看七月半之人’”。经他一看，果然，人竟如是之煞是好看。

好在“装”字，本不看月，却装作看月；本想看月，却“不意看月”。尤其那个和尚更好看，别人是本不看月却装作看月，他则本想看月又“欲人看其看月”，和妓女“亦船亦声歌”。心中有妓欤？心中无妓欤？抑红尘青灯都看破欤？

“不舟不车，不衫不帻”“呼群三五”“装假醉，唱无腔曲”之市井顽痴闲杂，令人始而厌，继而晒，复继而拍案称绝，看他们“月亦看，看月者亦看，不看月者亦看，而实无一看”，哇哈，月只是看，人只是看，不管好看不好看也。

那些“是夕好名”的官爷皂隶、名娃国秀也不可或缺，没有他们怎得“人声鼓吹，如沸如撼，如霆如电，如聋如哑”，又怎得由之生发出的好文字，“篙击篙，舟触舟，肩摩肩，面看面”，举手之劳，只是将篙、舟、肩、面四个字使其各自打了个照面，船之多，人之众，挤挤攘攘之势，争先恐后之状，历历笔底。张老夫子调字遣句，真真如

韩信将兵也。

散场了，文章也将收束之际，“或匿影树下，或逃匿里湖”的想看月“不不意看月者”方始“舣舟近岸，断桥石磴始凉，席其上，呼客纵饮”。雅不俗，可见一斑。

袁宏道曾谓西湖“月景尤不可言，花态柳情，山容水意，别是一种趣味，此乐留与山僧游客受用，安可为俗士道哉！”这“别是一种趣味”是留与想看月却“不不意看月者”受用的。黄山谷说得对：“天下清景不择贤愚而与之，然吾特疑端为我辈设。”

八千里路“诗”和月

有一儿歌：“爷立儿走月即走，儿立爷走月不走，儿太聪明爷太痴，月亮最爱小朋友。”这儿歌很值得研究，因为它道出了“月”之所以能够入诗的奥秘之所在。

如若儿歌里的这个“儿”长到了柳永那样的年岁，话语就变了，变成“明月明月明月，争奈作圆还缺。恰如年少洞房人，暂欢会，依前离别”。

苏轼说得更干脆：“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。”他这么一说，人们才悟到了月和人竟是这么贴近。难怪人愁月也愁，人乐月也乐。人一乐，也就“滟滟随波千万里，何处春江无月明”了。

月还逗弄人，“绣帘开，一点明月窥人”。岂止逗弄人，还逗弄花，“云破月来花弄影”。

论婉约，“今宵酒醒何处，杨柳岸，晓风残月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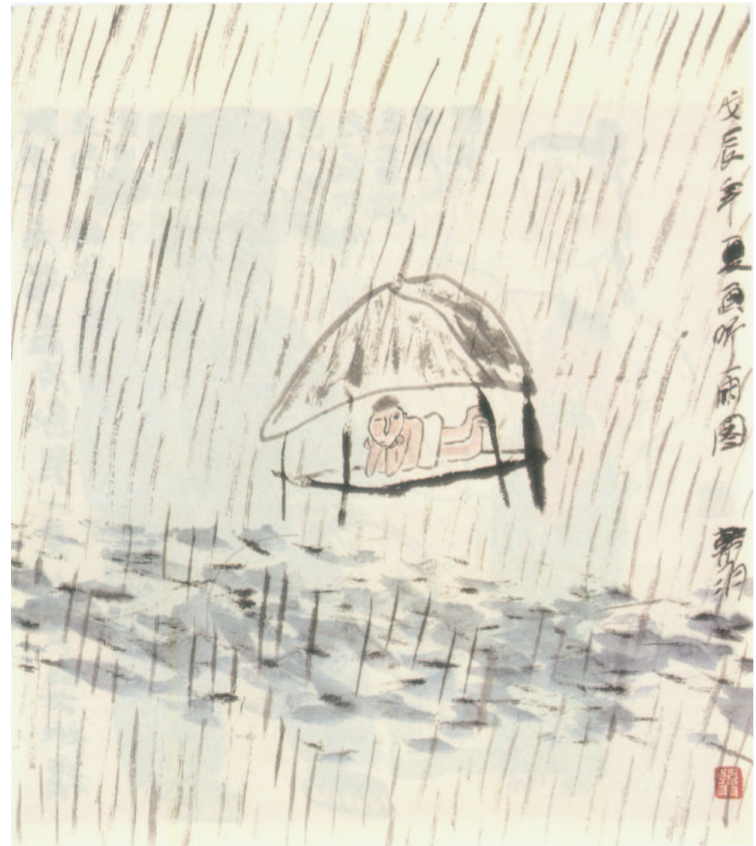
论豪放，“硬语盘空谁来听，记当时，只有西窗月”。

更有意思的是少年少女偷期密约，月也掺和到“柳梢头”，致使齐白石老人也动了诗兴：“人生能约几黄昏”。

“今人不见古时月，今月曾经照古人”，月将陈子昂为之浩叹的“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”的“古人”“来者”全照了个遍。照及之处，又有哪个诗人不为其魂牵梦绕穷思冥想。思之思之，鬼神通之。张先得之于月，化蛹成蝶，有为人争呼“‘云破月来花弄影’郎中”之佳话。而“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”，“晚凉天净月华开，想得玉楼瑶殿影，空照秦淮”，王国维且谓“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，感慨遂深”，“李重光之词，神秀也”。是“词”成就了“月”？是“月”成就了“词”？抑或是月与诗人互动后的天人合一？

清人张潮说：“月为天文中尤物。”“尤物”者，用老百姓的话说：顶呱呱！

听雨图（国画）韩羽



野生的马齿苋，庄稼地里不多见，可在菜地畦畦间，繁殖力特强，三五天之内，就能匍匐成筛子大的一摊，茎秆紫红如蚯蚓，对生的叶片肥厚似马齿，除了冬天，春、夏、秋三季绵延不断，即使开花结子，枝叶仍脆嫩如初，从不见其衰老的败象。

关中土地肥沃，一年两季收种，主要是小麦、苞谷。小麦大部分交了公粮，家里留用的主粮是苞谷。少量的麦子磨成白面，除了苦累的大忙天，轻易是舍不得动用的。苞谷面打搅团配酸菜是家常便饭，倘是抓几把白面，则是和成溜溜溜的拌汤，就着窝头、萝卜，就算是一顿饭了；倘是这些许白面擀成细薄的面条，下在拌有青菜的小米锅里，就算是改善伙食；家里只有来了稀客，才烙白面饼子款待。所谓的“一烙二擀三拌汤”，就是这样形成的。也只有这样节俭着过活，日子才能够细水长流。

当家的女人在为地里劳作的丈夫送午饭时，如果叨空儿能拔得一兜儿马齿苋回家，搞洗干净，与少许白面拌匀糅合，熬出一锅马齿苋馍馍，与新熬的苞谷粥组合成一顿绿黄相间的饭食，热和、新鲜、喷香，可就是少见的美味了，对村野人家来说，可是不亚于阔人家的一席盛宴的，孩子们边吃边连声叫好：“香啊，香死人了！”至于医道上传说的马齿苋可以入药，有清火、消肿、败毒的功用，肚子里缺油水的庄稼人整天干活，病少，倒也不以为意。

春天里，槐花有一度开得雪白，一嘟噜、一嘟噜地悬于树梢，钩下来可以蒸成

每年中秋将至，脑海中便浮现《月之故乡》这首歌曲。远离家乡，中秋这轮皓月总是牵动人的心肠。

初听《月之故乡》是从我们垓下村的大喇叭里，那时每个村有个大喇叭，高高悬挂在杨树上，黄昏时，大喇叭经常播放文艺节目。《月之故乡》的歌词让我觉得挺有意思：

天上一个月亮，水里一个月亮，天上的月亮在水里，水里的月亮在天上。低头看水里，抬头看天上，看月亮，思故乡，一个在水里，一个在天上。

歌词简练而又深情，让我耳目一新。为什么有新鲜感？歌词给人感觉是“儿童视角”，简单、形象，和“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”是同样的情愫。一些经典的诗歌都有童诗的特点，就像台湾诗人余光中的《乡愁》，你说是一首儿童诗，也是妥切的。初中时，在元旦迎新晚会，有同学唱这首歌。这首歌符合康德的“审美普遍性”原则，不同年龄的人都会觉得此歌、耐听。

1990年暑假，我在读《词刊》时知晓《月之故乡》的词作者是台湾诗人彭邦桢。1977年的平安夜，诗人经过纽约长岛的一个湖边，看到明月高悬，湖面波光粼粼，感喟自己与故乡睽隔近30年，故土难回，悲从中来，一气呵成写下《月之故乡》。这是歌词的来龙去脉。

那么多与月光有关的歌曲，何以《月之故乡》童叟都奉为佳品？我想知道答案。有次观看台湾作曲家左宏元的节目，他说作曲就是要“化繁就简”，遵循大道至简的原则，优秀作品都要简单、简约、简明。我深以为然。莫扎特的《小星星》就是几个音符在跳动，听起来就悦耳。《月之故乡》成为经典，正是因它没那么复杂，朗朗上口，一听就走心。古人有“大乐必易”的说法，《月之故乡》也符合“易”的法则。它的易，腾出来的是空间和时间，一千个观众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，《月之故乡》给人带来的也是不同的审美感受。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，那么深情的明月，“明月直入，无心可猜”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们，触月生情的不在少数吧。作家迟子建认为：“秋天的月光，一派洗尽铅华的气质，安详恬淡，如古琴的琴音，悠远、清寂。”月亮的安静、冷寂，让观者为之动容。每次听《月之故乡》，会联想到张若虚“春江潮水连海平，海上明月共潮生”诗句，虽然那是“春江”，可是这轮给人带来“乡愁”的月亮，是一样的，“今夜月明人尽望，不知秋思落谁家”，明月都可见，因距离而产生思念之情，月亮确是“乡愁”的催化剂。“看月亮，思故乡”，诗人追问的是月之故乡，又何尝不是“我”的故乡呢？月亮的故乡尚不可捉摸，明月相思，一如水中捞月，天上也有月，可故乡依旧咫尺天涯。“以我观物，物皆着我之色彩”（王国维），诗人以单纯的意象组合成诗，赋予原本普通的景物哲理之思，让人读来有一种空澹渺远的惆怅无奈之感，平添了“天涯何处是归程”的寂寥哀愁。每年丹桂飘香之际，那种淡淡的秋意，浓浓的思乡情油然而生。思乡是美的，也是痛的，所以，诗人余光中写月亮用了大剂量的狠句子——“月光光，月是冰过的砒霜，月如砒，月如霜，落在谁的伤口上？”

我与《月之故乡》的结缘纯属偶然。师范二年级深秋某一天，我去固镇一中找同学陈殿青，穿过教室旁一片霜打过的树林，远远听到有人唱歌，脚踏风琴伴奏，风琴的声音浑厚而深情，校园里歌声格外引人注意，一间教室门口站着几个旁观的同学。原来一中的老师在指导学生唱歌（多年后，我才知晓那位老师叫王诚言），老师主要从技巧上讲如何把握、理解这首曲子，如何表达感情，如何理解乡愁……那学生一句句跟着老师唱。王老师说：“吴松啊，要下功夫呀，熟能生巧。”殿青告诉我这首歌是《月之故乡》。我之后知道《月之故乡》是高考备选曲目，别看词曲没那么复杂，能表达出真情实感实非易事，越是简单的东西内涵可能越丰富，越不能小觑。吴松以此曲被宿县师专音乐系录取，毕业后分到了我们濠城中学，和我成了同事。吴松教学生唱《月之故乡》，老师们也学会了这首歌，都说词写得真好，旋律也优美，郑庄村的郑妮同学在吴松的指导下，选去县里参加歌咏比赛，一首《月之故乡》，获得一等奖。在我的推荐下，吴松也教唱了《思乡曲》《一样的月光》《望月》等歌曲，颇受学生欢

马齿苋

杨闻宇

到一簇簇新鲜的马齿苋。老伴一见此物，眼里发亮，要将摆着的马齿苋“连锅端”——一堆子全数买回。我们来青岛20年了，马齿苋开初是一元一斤，现在是一斤四元（棉花已涨到一斤十多元），老伴不问贵贱，非买不可。她这样做，弄得卖菜的老板一下子目瞪口呆，可很快又眉开眼笑地发问：“听口音你是外地人，一下要这么多，回家去怎么个吃法呀？”

每当这个时候，我便被冷落在一旁，默默无言，因为我想到了我的父亲——我家祖辈务农。父亲“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”，在田野上劳碌了一辈子，晚年中风卧床，口不能言，生活无法自理，他是在71岁那年辞世的。弥留之际，斜倚在母亲怀里，吃的是苞谷粥和新熬的马齿苋馍，稀粥粘在了花白凌乱的髭须上，他顾不得揩，只顾贪婪地、费劲地吞食那马齿苋馍。边上的我泪如泉涌，急忙背转身去……

马齿苋，是一年生的肉质野草，可在我心目中，也是与庄稼人相依为命的上等蔬菜。

近读录

凡人、大侠和妖精

停云

梅里美小说《卡门》的故事众所周知，波希米亚姑娘卡门的形象深入人心。这次重读，吸引我的是叙述者——考古学家、侠盗——唐何塞、异域美女——卡门三人的价值观对比。

1. 侠的价值观

《卡门》中的大侠是唐何塞，但真正依据侠义精神做事情的人却是第一人叙述者“我”，考古学家。

考古学家遇到了江湖上有名的大盗唐何塞，在考古学家的叙述中，这是值得兴奋的一件事情，毕竟这等人不是每天都能遇到的。

“毋庸置疑，我正在和一个走私犯，也许是一个土匪打交道。但这又关我何事呢？我很知道西班牙人的性格，我敢断定，一个和你一起吃过饭抽过烟的人是没有可怕的东西。他在我身边，碰见任何坏人也是一种可靠的保护。再说，我也很想知道强盗到底是怎样一种人。这可不是每天都可以碰得到的。与一个危险人物在一起，特别是觉得他又温柔又驯善的时候，总感到有点意思。”（考古学家的话）

在考古学家的想象中，大盗何塞·马利亚的故事值得称赞；而在唐何塞的眼中，那不过是个普通人。

“当时，安达卢西亚有一个著名大盗，名叫何塞·马利亚，其事迹真是脍炙人口。”“没准我旁边这位就是何塞·马利亚。”我暗暗想道。于是我大谈我所知道的这位好汉的传闻，

全都是颂扬性的，而且对其勇敢和仗义表示高度赞赏。‘何塞·马利亚不过是寻常人而已。’陌生人淡淡地说了一句。”（考古学家的话）

考古学家放走了大盗唐何塞，因为他和唐何塞一起抽过烟、吃过火腿。考古学家此时遵从的不是所谓的法律条文、公民道德，而是一种符合人性的价值观。眼前的这个大盗，传说中他伤害性特别大；可现实不是传说，眼前的现实很简单：考古学家不愿看到白天一起吃过饭的人，晚上就被抓走。放走他，是出于良心的本能。

“究竟该不该把一个强盗，也许还是一个杀人犯从绞架上救下来，原因仅是同他一起吃过火腿和瓦伦西亚式炒饭？难道我没有出卖我那位维护法律的向导吗？我不是会给他招来罪犯的可怕报复吗？可是朋友之间必须要讲义气！……我对自己说：真是无知之见，强盗将来所犯的罪，我是要负责的呀……但是，这种难以理喻而发自内心的本能难道是无知之见吗？或许，在我当时复杂而微妙的处境下，怎么做都不会免会感到后悔。”（考古学家的话）

2. 人的价值观

真正的大侠唐何塞，他的人生经历是人们口中的传奇，然而他的价值观却是普通人的价值观。

唐何塞本来是一个军官，被异域美女卡门迷住之后，故意放走了犯罪的卡

门；又会见卡门擅离职守，从军官被贬为普通士兵。

“我为什么受处分？只为了一个耍弄我的波希米亚奥娘子。现在这家伙说不定正在城里哪个地方偷东西哩。我可总忍不住想念她。先生，您相信吗？她逃走时我清楚看见的她那双破了洞的丝袜总在我眼前闪现。”（唐何塞的话）

唐何塞因为嫉妒卡门新的情人犯下命案，从此走上走私犯罪的盗贼生涯；又因为讨厌卡门原来的老公，在决斗中将其杀害；因卡门图谋对自己有恩的考古学家的钱财而与卡门翻脸；最后继续嫉妒卡门新看上的斗牛士……对美女没有抵抗力，对敌人想要报恩，对看不顺眼的想要干掉，这都是正常男人最普遍的价值观。

考古学家和侠盗唐何塞之间的这种角色互换是常见的。侠盗的故事是过文人加工，看起来充满传奇；然而当你真正走近一个活生生的大侠，你会发现他的生活充满琐碎的日常，他的想法或许直接而平凡。

3. 妖的价值观

如果说妖精是有灵性的动物，那么波希米亚姑娘卡门就是名副其实的妖孽（没有贬义，甚至可以看作褒义）。她的价值观上天人地：一方面像动物一样，遵循生存法则；另一方面又遵从神义，相信上苍给她安排的命运。

她有着充满野性的美。

我最爱《月之故乡》

丁纯

迎。吴松认为以月为主题的歌曲多很动听，他课余也唱《明月千里寄相思》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等港台歌曲。我开玩笑说，与太阳有关的歌曲也不赖，比如帕瓦罗蒂的《我的太阳》。吴松笑而不答。

还有件事值得插叙，我们人读师范时，音乐老师窦琳琳从宿县调来，她教我唱了《乌苏里船歌》之后，下一节课，便提了台彼时时髦的单卡录音机让我们欣赏《月之故乡》。我们每个同学都谈了体会，我谈了唱这首歌控制气息的重要性。窦老师说理解这首歌需要时间，年龄不同感受不同。她特别强调，能与《月之故乡》相提并论的是夏之秋《思乡曲》，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流行的一首抒情歌曲，由作者1938年秋组织合唱团去南洋宣传抗日救国，途经澳门，在大街上听到一位卖艺老人凄婉的歌声，为之触动，以老人所唱曲调为基础写下了《思乡曲》：“月儿高挂在天上，光明照耀四方，记起了我的故乡……”《思乡曲》也是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，就像王国维先生说的，“大家之作，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，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”。我尝试在脚踏风琴上学弹这首《思乡曲》，降E调黑键多，初学者不是很好弹，我有些力不从心。萧老师建议我学弹电影《海外赤子》的插曲《思乡曲》——瞿琮作词、郑枫枫作曲，“中秋夜挂天上，映木楼照小窗，远山云烟渺渺，近水碧波茫茫……”这首歌曲，我脑海里便浮现了家乡平原的画面，那春天一望无垠的开满金黄色油菜花的田畴，那夏日茂密的青纱帐，那一轮秋月笼罩下的田野，那清冽清冽的沱河水，还有那冬日白雪皑皑的麦田……思乡之情油然而生。后来，窦老师根据《月之故乡》的内涵，也“化裁”了一首《装不完的深情》发在县办杂志《固镇群艺》上，在当时还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

来岭南后，思乡心切，除了《月之故乡》有潜藏心底的抚慰感，国粹京剧中一些“有月”的唱腔，也使我心口像被鱼轻啄了一下有“微痛感”。海德格尔说“语言是存在的家”，在我看来，艺术也是存在的家。你听，“海岛冰轮初转腾”，京剧《贵妃醉酒》中柔婉、清新的四平调，仿佛是秋日披

着月辉的山岗，凉意涌起，在人的内心荡起圈圈涟漪。这样的曲调让人感到乾坤澄明而人生莫名的伤感，“那冰轮离海岛，乾坤分外明，皓月当空，恰似嫦娥离广寒”。不是吗？美好总是短暂的。而《霸王别姬》的那段高亢、悲忍的“南梆子”——“看大王在帐中和衣睡稳，我这里走出帐外且散愁情，轻移步走向前荒郊站定，猛抬头见碧落月色清明，云敛晴空冰轮乍涌，好一派清秋光景。”要知道，我老家距霸王城不过300米左右。虞姬走出军帐所见的荒郊、星空，都是我儿时玩耍的地方。而今城四周种的是庄稼，若在深秋的月夜仰望星空，也是别有一番滋味。只是，演唱《霸王别姬》的名角儿未必到过我们垓下村，但她们的演绎，使垓下这块土地多了几分想象的悲情和美丽。有诗云：“玉盘冰轮照古今，当数垓下月最明。可怜江山等闲弃，美人情重生死轻。”（尔承：《垓下月》）深秋的垓下之月，上述京剧中的“四平调”“南梆子”，我感受到的却是乡愁，也许是文化的乡愁。其实，《月之故乡》不也像京剧中的西皮慢板吗？京胡拉出来的旋律，就像人微醺后望月，遥远的夜空中那份神秘的美，想要言说却难以言说。叶秀山说“京剧是古中国的歌”，而月亮的审美意象其实也是古典文化的情感积淀。唐朝诗人张九龄诗句“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”的韵味，与“低头看水里，抬头看天上”的蕴意异曲同工。

离开故乡二十多年了，心中挥之不去的依然是故乡深蓝天空中的月亮。清清沱河水，微微杨柳风，淡淡清秋月，悠悠故园情。年岁渐长，月是故乡明的情结越来越浓。故乡的月，亮而静，有亘古的意味。人生路，美梦似路长，路里崎岖，不免有日暮乡关之叹，尤其每逢月桂盈香的中秋时节：然一想起“看月亮，思故乡，一个在水里，一个在天上”的歌词，心便驶回垓下，就有回家的感觉。故乡的中秋月，“山迢迢分水长，对轩窗兮明月光”，那是月之故乡，美之故乡，爱之故乡。

写于广州小谷围岛

「文汇报」
微信公众号